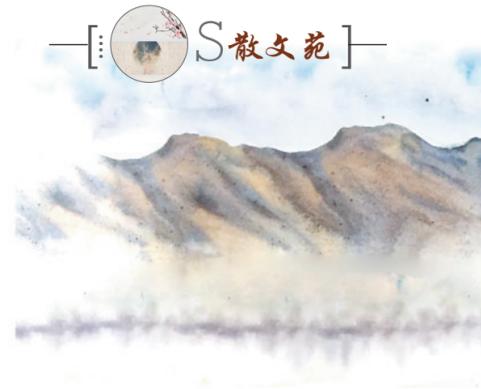


— [S 散文苑] —



湖水恰似故人眸

■ 吴盛福

晨光熹微,公园广场上的紫藤萝舒展着葱茏的藤蔓。它参差披拂,将花廊缠绕成一道幽长的翡翠拱门。藤蔓间垂落的青豆荚,好似贵妇人摇曳的耳坠,在微风中轻轻晃动,为这方天地平添了几分灵气。

穿过这道天然拱门,我迈步走向湖边。喜旱莲子草尖上,顶着一团团指甲盖大小的白色花朵,让我不禁想起袁枚笔下“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的诗句。在草长莺飞、万物争荣的时节,这些不起眼的小花,也在努力展示着自己的美丽。香蒲草在水边肆意生长,将黄芦蒲挤到了岸边;再力花、梭鱼草和紫芋则簇拥在木栈桥边,热闹非凡。那酷似茭白的香蒲草,叶子扁平修长,在古代可是编织蒲团的重要材料。而它抱在一起的花序,宛如蜡烛,故而香蒲草也被称作“水蜡烛”。

荇菜如窈窕淑女漂浮在水面,头顶着黄色小花,为湖面铺上一条缀满钻石的纱巾。鲤鱼、鲫鱼穿梭其间,仿佛是安心争荣的宝驹,偶尔掀开纱巾,露出欢快的身影,让人感受到生命的蓬勃与美好。

我沿着湖顺时针漫步。路面上镶嵌着青石板,别有一番韵味。小路紧挨着一排小院人家。黄澄澄的枇杷压弯了枝丫,从墙头探了出来。不多时,我来到一片林荫地。高大的香樟树与塔柏、冬青俯仰生姿,错落有致;红叶李树上,紫红一片,李子与叶子相互交织,不仔细瞧,还真分辨不出彼此。斑鸠和八哥在枝头跳跃,一边啄食着桑葚,一边“咕咕”“喳喳”地评论着。熟透的桑葚不时从枝头坠落,在石板上留下点点紫痕,宛如一幅写意画。几只麻雀也蹦蹦跳跳地赶来,啄食着坠落的桑葚,仿佛要为这幅画添上几片灵动的竹叶。

穿过小树林,古色古香的五柳廊便映入眼帘。1800多年过去了,陶渊明虽只做了80余天县令,但其“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却如汨汨清泉,滋养着彭泽人民。这座小城代代传颂着他的美名,处处遗存着他的风骨:渊明社区、渊明湖小区、渊明路、渊明小学,还有五柳社区、五柳书院、五柳小学……就连这座精心打造的湿地公园,也以他的名字命名。公园以陶渊明文化为主线,巧妙地依托山、湖地貌,集文化展示、观光游览、运动健身、休闲娱乐于一体。五柳廊的横梁上,镌刻着陶公的《五柳先生传》全文,以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等诗词名句。湖对岸,陶令纪念馆和渊明草堂静静伫立;湖畔东北角,渊明湖大酒店巍然耸立。酒店与湖畔间的小道旁,香樟树、桂花树、棕榈树郁郁葱葱,绿荫如盖。湖面

秋蝉最后的歌

■ 廖柳

午后走在树林里,风裹着凉意贴在皮肤上。忽然听见蝉鸣,细得像游丝,不仔细听几乎要融进树叶簌簌作响声中。抬头找了半天,才在老槐树干上瞅见个灰扑扑的小影子。

阳光从枝叶缝里漏下来,在它背上描出圈金亮的边。那翅膀薄得像层纱,大概是被秋风吹干了水汽,纹络都看得清清楚楚。它趴在那儿,六只脚紧紧扒着树皮,小脑袋微微歪着,像是在攒着力气。

说也奇怪,这叫声忽高忽低,有时拔尖得像要刺破空气,转瞬又弱下去,仿佛下一秒就要断了。我站在三步外看着,它竟没受惊飞走。或许是老了,飞不动了。七月时,这个林子简直是蝉的天下。正午太阳最毒的时候,成千上万只蝉扯着嗓子喊,把空气都震得发烫。那时总嫌它们吵,躲在空调房里不愿出来。谁能想到,不过两个月,它们躲在树缝里,快生地哼几声。

有次听长辈说,蝉在土里要待好几年,爬出来却只能活个把月。我以前总不信,觉得这么个小虫子,哪能有那么大耐心。直到去年夏天,我亲眼看见一只蝉从壳里钻出

风过七月半

■ 成壮壮

七月半,中元节,俗称“鬼节”,是祭祀先祖的日子。儿时的七月半,像仲夏夜的一缕晚风,带着脚下土地上还未散尽的暑热,总在我心头萦绕。那个贫瘠年代的一点小事,在我成年后芜杂的内心世界,蓬勃地生长,撩拨着我用文字给它留下一点永久的痕迹。

母亲说,七月半是离世人回家团聚的日子。按我老家修水县的习俗,人们在七月半这天要给已经去世的先祖亲人烧纸钱,叫作“烧包袱”。所以每年,我们都需要“封包袱”,就是把黄色的纸钱折成课本一半大小,再用裁好的白纸,像包书皮一样把这些纸钱包起来。我们家人口多,每个人都要给逝去的先祖亲人封包袱,所以要封的包袱也比别家多。每年刚进入农历七月,母亲便早早地做好晚饭,招呼全家人吃饭,把桌面收拾干净,用剩米饭作浆糊封包袱。

母亲手巧,她封的包袱平整漂亮。早年,都是母亲带着大姐封包袱,哥哥裁白纸,我和两个年幼的妹妹折黄纸,父亲则负责写包袱。

由于写包袱要用毛笔,每个人身份不同,对先祖的称谓便不同,包袱又实在太多,每每都是母亲封好的包袱已经堆得像雪白小山丘,父亲写好的包袱才寥寥几个。我们兄妹几个忙完各自手上的活儿,就会围着端坐在饭桌上写包袱的父亲叽叽喳喳问个不停。

“故祖考是什么意思?”

“这儿还有一个写着故外祖考呢?”

父亲停下毛笔向我们解释,“故就是已故,去世的意思,祖考就是对父亲祖辈的尊称,外祖就是对外公那边去世长辈的尊称。”

写累了,父亲会让姐姐和哥哥尝试着写包袱。那时候,姐姐七八岁,哥哥不过五六岁,写的字还不够工整,歪歪扭扭的包袱是不能烧给祖宗的。母亲在一旁尽量挑出姐姐和哥哥写得比较好的一本包袱,说:“这个写得不错,可以烧给你们太爷爷,他看到了肯定开心。”姐姐和哥哥仰着笑脸望向母亲,写得越发认真了。

父亲会在这时候和我们讲每位先祖的生平,从一世祖一直讲到和我们短暂相处过的曾祖父。晚风穿过窗户,把桌上的白纸吹得簌簌作响,我们兄妹五人听得入神。祖辈们的这些生平小事,不仅让我们知道人生自有来处,为人需不忘本源,更在我们内心种下了耕读传家的种子。后来的我们,总算没有辜负勤奋好学的家族基因和这个美好的时代,都考上了大学。

七月半的到来,还意味着暑假即将结束。这个时候,我们这些孩子便会抓住暑假的尾巴,进行最后的狂欢。等不到吃晚饭大家就兴致勃勃地抢着帮大人把封好的包袱用箩筐装起来,一筐一筐地抬到祠堂门口的晒坪上。那时候,每家每户几乎都要封三五箩筐的包袱。一群小屁孩呼朋唤友,匆匆吃饭洗澡,跑到晒坪和



草地间。垂柳依依,细长的枝叶轻拂,似在与晨风诉说着往事。一道矮墙沿山坡而筑。墙头覆盖着琉璃瓦,向两边出檐,墙身每隔几米便有镂空设计,隔而不断,别具匠心。墙外,一座茅檐草顶的方形亭子静矗而立,想必这就是渊明草堂了。亭边植着几棵无患子树。单是“无患子”这个名字,便充满诗意,正如陶渊明的品格,给人无限遐想。

从草堂的圆门踱出,我再次踏上环湖小路。路两旁,一片桃树整齐排列,不见杂树,想必是设计者依照先生《桃花源记》中的描述精心营造的。阳春三月,这里定是桃花灼灼,如云似霞,美不胜收。其实,陶渊明不仅爱菊,对桃花也情有独钟,一句“芳菊鲜黄,落英缤纷”,便将桃花之美描绘得淋漓尽致。而此时,桃树上已缀满了黄梅花大小的青桃,孕育着新的希望。

继续前行,蔓长春花匍匐生长,铺满道旁。沿着石阶拾级而上,几棵南方特有的构树郁郁葱葱,枝叶繁茂,遮天蔽日。苦楝树花刚刚开过,绿叶下还缀着几颗紫色的花粒。石阶蜿蜒,忽而直下,引领我回到公园正南面的主题广场。广场上,海棠虽已谢去春红,但青枝绿叶间仍透着生机。近岸处,垂柳依依,新绿的水杉枝叶仿佛升腾起绿色的烟雾。

此时,广场上晨练的人渐渐多了起来。老年人舞起太极拳,身姿矫健;两名中年人在湖边僻静处打太极拳,动作舒缓沉稳;年轻人随着音乐跳起“鬼步舞”,活力四射;年轻的女士沿着湖边小路慢跑。更多的人在环湖漫步。

我顺着石阶爬上广场西边的小山。登上观景亭,一湖风光尽收眼底。有人说山是故人眸,有人说灯是故人眸,有人说炭火是故人眸,这一湖碧水何尝不是先生深情眼眸?我从先生的眼眸中,看到了山南新城鳞次栉比的高楼,看到了灯火辉煌中的狄公楼和五柳书院,看到了绿草如茵的最美长江岸线,看到了一群不可方物的梅花仙鹿……

面对黑暗现实,先生毅然归隐,过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生活。如今,这世间处处可见“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美好景象。先生应该看到了,千年古邑,面貌日新月异,除了渊明湖公园,狄公湖公园、珍珠湖公园、鹿鸣湖公园、南阳湿地公园等公园星罗棋布。湖的旁边都建有健身小广场,锻炼已然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想到此处,我不禁加快脚步,融入漫步晨练的人群,行走在如诗如画的风景中。

然谢幕,连句道别都没有。

小时候,我总爱在树干上找蝉蜕。那些空壳挂在那儿,硬邦邦的,带着点土腥味。那时觉得好玩,摘下来串成串,当成宝贝。现在再看,那些蝉蜕哪是壳,分明是它们活过的证明。

风卷着几片枯叶落下来,擦过蝉的翅膀。它还是一动不动,翅膀上的金圈被夕阳染成了橘红。我轻轻碰了碰它的背,硬得像块小石头。原来生命结束的时候,会变得这么轻,又这么重。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以前读这句诗,只觉得写得惨。如今站在这棵老槐树下,才懂了里面的无奈。秋天的露太重,风太急,连蝉鸣都飞不远,只能困在这方寸之间,等着被落叶盖住。

天色渐渐暗下来,树林里的潮气渐渐重了。我最后看了眼那只蝉,转身往回走。脚踩在落叶上,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像是在替谁鼓掌。

或许明年夏天,这片树林还会被蝉鸣填满,吵得人睡不着觉。只是那时的蝉,早已不是今天这只。可又有什么关系呢,它们来过,叫过,就够了。

就像人这辈子,不管活多久,能认认真真受过,痛痛快快地活过,就算最后像这秋蝉一样,悄无声息地离开,也没什么遗憾了。

走出树林时,听见身后又传来一声极轻的蝉鸣。我愣了愣,回头望了望,暮色里,老槐树的影子摇摇晃晃。或许是我听错了,又或许是它在跟这个秋天,说最后一句再见。

小伙伴们集合,一刻都不敢耽搁,生怕错过了烧包袱。烧包袱没有准确的开始时间,各家的包袱都送过来了,宗族的长辈到齐了,便可以开始了。大人们虔诚严肃地把各家的包袱堆擦成一个小山丘,等到宗族中最有威望的长辈德大爷洗漱干净后,便会来到宗族中堂祖宗灵位前,请示神灵祖先并告知他们,子孙将在今天为他们烧送钱财,请他们回来取用,保佑子孙平安康健,农事风调雨顺。

一切完成后,记不清是谁先点燃了一堆堆包袱,火顿时燃起来了,由小变大,由低踮高,暗夜里的晒坪一点点开始变亮。熊熊火光瞬间把孩子们的疯劲燃起来了,大家围着火堆追逐打闹,笑声不断。我隔着火光看见父亲和叔伯们的脸油亮亮的,眼睛里似乎也闪着火光。他们守着火堆,聊庄稼收成,聊孩子学习,直到包袱烧成灰烬,灰烬变冷才可相继离开。此时,圆月高高挂在黛蓝色的夜空,晒坪又回到了暗夜的怀抱。

孩童玩乐哪分白天黑夜呢?晒坪对面的稻田里,不安分的青蛙叫得正欢。哥哥和几个大点的男孩不过瘾地跑到村边的小溪里快快乐乐地洗了个澡,才提着红色的塑料桶,蹦蹦跳跳地回家了。

这个暑假,我携妻儿回老家避暑。村口的小溪依旧静静流淌,夜晚蛙鸣不止。躺在儿时的竹床上,享受着“落落疏帘邀月影,嘈嘈虚枕纳溪声”的静谧,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只是父母都年逾古稀,封包袱的角色分工和儿时发生了对换。我带着儿子写包袱,妻子和女儿封包袱,父母则在一旁折纸。我和父亲,依然把家族的故事,从一世祖讲到了孩子们的曾祖父。晚风中,孩子们依然听得入迷。

夏夜的晚风啊,它年复一年地吹,吹老了少年,吹皱了容颜,也把人生来处、家族基因和对故土的怀念吹进了一代代人的内心深处。

— [W 新诗眼] —

悠然温泉(外一首)

■ 汪强

这里是悠然温泉,庐山山南美丽的地方。西洲东林栽净土,千古钟声在回响。渊明旧宅通书院,敦颐刊书得名扬。

这里是悠然温泉,本草纲目中留有古方。董奉行医板桥山,杏林春暖济世长。陆羽评泉留绝唱,朱熹题刻青石上。

这里是悠然温泉,是你梦想的诗和远方。汉阳峰下康王谷,桃花源记的模样。洗墨池边归宗里,虎溪三笑化诗行。

悠悠然的温泉,美丽的地方。医风济世,田园诗画,围庐煮茶邀四方。悠悠然的温泉,山水的故乡。谷帘泉暖,东山酒香,等您在黄龙灵汤。

时间开出花

怀揣梦想告别那繁华,向着乡村把汗水挥洒。俯身聆听大地的回答,为期盼的目光,努力拼一把。

把希望播进乡村的泥土,等时间开出花,用汗水浇灌出新芽,让笑容灿烂如画。把梦想融进乡村的四季,等时间开出花,用青春韶华去见证,让幸福在此安家。

用情温暖每一户人家,用心唤醒乡村的变化。寒来暑往一茬又一茬,用勤劳的双手,绘振兴的图画。

把热爱播洒乡村的泥土,等时间开出花,用奋斗耕耘出繁华,让笑容灿烂如画。让信念在征途上驻扎呀,等时间开出花,看未来处处开满繁花,幸福在此安下了家。

那些未及盛开的(组诗)

■ 陈默

书架上一系列的人物关系除了爱情似乎都与自己毫无关联

他数着三月以来最大的寂寞一株野蔷薇历经几个春天没有再开新花

那年,他二十一岁。热血,冒险,奢望,诸事不宜熟知不留神“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就化作自己的羽翼——老去多么遥远

再后来翻过几页就看见了道别。迁徙。悔不当初那些新欢与旧爱啊只不过是一个人的

身上,落满了时间的灰

轻

五月就这么过去了。它来时没有面容,去时不曾留下背影。

起初是花落。我写下风,或者风推搡我。这种应该出现在某个虚拟场景里的被雪白头被雨湿身在它走远后,变得真实。

我闻到空气里自由落体的快意正是它潜意识里的,我存在过的样子。

——它是看见我的,因为风声。

小雪帖

十月廿一,齿寒,畏惧陡生。平原低于四季——而虚构的雪与一个人剖折式的自我瓦解藏着锋芒。

风声与鸟鸣陷于胶着状态白浪河凸显老迈和慌张,白鹭落下的黄昏总揣着一团暗火在寂静中举事,或者臣服

木栈道横折游鱼生蚝尽缺口最后的懦弱和操守,直至进入下一场虚惊。